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

赵尊岳集 (壹)

赵尊岳 著
陈水云 黎晓莲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三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赵尊岳集（壹）

赵尊岳 著

陈水云 黎晓莲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尊岳集 / 赵尊岳著 ; 陈水云, 黎晓莲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6.9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三辑)

ISBN 978-7-5506-2413-9

I. ①赵… II. ①赵… ②陈… ③黎… III. ①赵尊岳
(1898-1965) —文集 IV. ①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8319号

- | | |
|---------|---|
| 书 名 | 赵尊岳集 |
| 著 者 | 赵尊岳 著 陈水云 黎晓莲 整理 |
| 责 任 编 辑 | 王爱荣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南官渡路20号, 邮编: 215104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54.875 |
| 字 数 | 1426千字 |
| 版 次 |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413-9 |
| 定 价 | 220.00元(全四册)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2-68180638) |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
知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
知音，千載其一乎！一之之心難在。
知音之一今讀新編稀見史料，
刊，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謹書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題辭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赵尊岳像



高梧軒图

未許投鞭逐斷流。忍教禊事恨前修。
沾泥目有飛花恨。願影算為逝水留。
涕淚新亭消片霎。山河此國夢千秋。
孤楊紅樹同遮裏。度殿顏恒一放眸。
仲雲兄修禊系中為括語賦上
敬心 趙尊岳為草

由魏碑館管理處

趙尊岳手迹

和小山詞

珍重閣詞第一

武進 趙鼎 叔雍

臨江仙

凭欄曲闌十二碧城猶記相逢處
粉面秋風畫
顰眉淺翠醉薄顰紅
滿月庭簾是夜清光乞與
君同誰知雁字解書空雲涯無限恨
依約夢魂中

前調

樓外粉鸞雲淡暮前青眼花稀難消平子四愁詩綠
波春草路送別幾經時
傍柳記曾感繫情花厭有
鶯知海棠時節約來歸莫教分袂地紅雨泣空枝

《和小山词》书影

羅浮夢初稿

珍重閣寫本

初稿景印本

賜教正之

蘇題為辛癸演之際須口答者竊助安
題司三當什發棠梨居後於宛初者附書

《罗浮梦初稿》书影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裛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励,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言

在现代文化史上,有一些文化名人,因为道德或政治的原因,现在已经基本淡出人们的视野,赵尊岳就是这样一位文化名人。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他在人们心目中形象非常模糊,只有在提到汪伪政权、提到陈公博时才会想起他。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兴起,随着民国文化研究热的出现,他逐渐清晰地向我们走来。

—

赵尊岳(1898—1965),字叔雍,斋名高梧轩、珍重阁,又笔名镇岳,晚年署名赵泰,江苏武进人。上海南洋公学肄业,历任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申报》馆经理秘书、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抗战时任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秘书长,再任伪铁道部次长,1944年接替林柏生出任伪宣传部长,还担任过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1945年抗战胜利,他被定为汉奸,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1948年保释出狱,远走香港,为中华书局海外编译局编辑。1958年赴狮城,为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国学教授,直到1965年病逝。

赵尊岳是“民国诸葛”赵凤昌之子。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一字惜阴。自幼失学,在钱庄为学徒,后受人资助,捐得县丞一职,分发广东。“初任粤藩姚觐元记室,旋入署粤督曾国荃幕府”^①。

^①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第102期。